

寧晉縣志

周鳳翔
題簽



藝	文	志	下
卷	之	十	一
序	箴	贊	詩
賦	銘	詞	

甯晉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下

序

送義民王瑄南還序

狀元曹鼎

予邑王君彥昭居鄉里有長厚風去年春會朝廷遣大臣歷
郡邑修預備之政慨然出穀千石助實官廩聞上賜勅旌為
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徭役如制邦人皆歆豔之彥昭感戴
天恩忻懌倍萬今年秋不遠千里謝恩來京師既入覲衣巾
襜如與冠帶縉紳士班聯闕下對越天顏以伸拜稽之敬在
朝大夫士之見知者亦皆稱羨之無幾告辭南還鄉邑人士

邂逅金臺者相率屬予言相其行予念彥昭與先君游且重其意詎可愛於言邪夫士貴有實行富貴之在外者不足恃也世不有積千金於家者乎然不以禮義是尚徒知積而不知散適足以歛怨而貽累尚何覲其名譽又不有膺爵祿於身者乎或其才不稱瘝官廢事僅足以招殃而取禍亦何望其寵榮此皆實行未至焉耳彥昭一布衣處衡茅之下非有千金之富爵祿之貴一旦荷天子之褒嘉得士大夫之交譽非知義利輕重而實行有過人者抑何能斯雖然民風關乎世教尚矣故有唐虞三代之盛而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可封之俗今上嗣登寶位以來惓惓以奉天養民為心仰

惟祖宗仁恩善政之覆育天下者悉丕承而舉行之肆預備
之政方出海內民庶爭相入粟助官者紛集沓至皆有褒嘉
之典以旌異之矧彥昭素存忠厚孝以事親善以教子處宗
族鄉黨表裏有義氣其所以光膺恩命宜哉斯歸也沐皇極
之錫極稱嘉慶於慈闈遇親朋耆舊備告以朝廷禮樂文物
之盛使皆知太平所自見鄉人子弟則以孝弟忠信禮義廉
耻之事教之俾同歸於厚暇則逍遙徜徉於田里間聽康衢
之謠誦擊壤之歌以涵泳聖人之化庶上不負義民之褒下
可謂一鄉之善士而福善之報亦將永厥後矣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多慶蓋言善慶非一朝一夕之可致耳敬書此以相

彥昭行

進呈山西試錄序

孫昌齡

竊惟天地文明之運開于唐堯是天下萬世之文自晉始也
粵稽當時堂以階文階以土何文耕鑿作息之衆不過
尊
杯飲蕢桴土鼓焉已耳風流迨春秋蟋蟀之思居山樞之慮
遠伐檀之食力猶有勤儉儆戒之遺意焉晉之為又可思也
今天下文敝極矣通天下之質以成文原自晉開返天下之
文以還質宜自晉轉我清筆夏初御正啓文明之始而清
風穆穆合德陶唐是天轉天下以清而清轉天下以晉也何
以轉之曰是役即可以轉之轉天下者轉人轉人之望士是

已臣衡士即以士轉可轉士者轉心轉心者轉心之發言是
已轉言之精文是已臣衡文即以文轉可言沉摯者其人雄
言辨哲者其人朗言淵著者其人靜言簡核者其人貞臣錄
諸士寧訥母巧寧陋母夸寧剝母賡寧物母魁寧期期而鈍
母喋喋而利寧詹詹而小母嘒嘒而廓舉乎晋母晉詭此臣
責也懋諸華或蠹諸寔羸諸口或詘諸躬植諸前或搖諸後
堅諸枯或瑕詣菟臣祝諸士寧方母圓寧塞母通寧斷母飾
寧遲母徑寧硜硜而石母樂樂而瓦寧蹢蹢而獨母招招而
友產乎晋母晉詭此諸士責也不見而鄉前哲乎河汾有文
中子河津有文清公謚有私公猶之文也乃文中以著述勝

殆文之文者文清以力行勝則文之質者夫開國將相不于其身于其弟子視滯淫于王石曹輩之臺閣業反較著然文中不列唐傳君子亦目其續經為僭文清所著雖止一錄而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修辭學者至比諸朱子文質之辨也諸士將奚從焉未也星宿文天山川文地晉宿經參觜及井星則緯金考觜參屬益魏分井屬雍秦分魏在東北參觜乃位西知參觜七八井八分幾耳井北五諸侯帝師帝友三公博上太史皆象文而參觜維寔沉甘氏曰參為忠良孝謹之子明則臣忠子孝觜鼎足參右明則五穀熟隋志主收斂萬物金令行秋皆斂寔之象山起崑崙崙川出星宿山躡崑崙

之足恒霍如二嶽川母星宿而東其祭先河山川皆乾象也
河霆奔怒砥柱屹中動靜行立文質象焉晉之質自天地已
然乾施坤受戴圓履方晉人之質生有之矣小師師人大師
師天師地師人予教師天師地予性是故質有其文天道也
地道也人道也修而獻之為士道表而建之為君道師道尊
為王制亘為國運無非是者括帖云乎哉昔人有言長材大
器往往出西北言取而鄉之才不文掩取鄉之文不華掩也
一言下堂而鄉之舉人則然有功于王室是以舉舉人而鄉
有懿躅焉願諸士晉無失晉則臣之徵言亦猶徵功耳諸士
勉之哉

高太常崇祀序

吏部侍郎溧陽陳名夏

君子之能致人之情也豈不甚難矣哉仕者承簡書儼然居上能使人歷階前而譽晟德居天下隆重烜赫之名而君子以為無與乎我之事也在位則與去位則不與人之情也仕者既能自振拔於流俗之中無苞苴鄙瑣之行為士林所譏射一時羣奉于俎豆之列矣而君子亦以為未盡乎道也去位則德之久則忘之亦人之情也若夫居位而有來廉之思去位而有借寇之感始則如赤子離父母之側久則如後世懷高會之式亦君子之所自為之耳君子不以勢位動人而必能致人之情君子不以一時盡分為幸而必久而致人之

情此三代之所以可復大道之所以可行而君子之樂盡其道者蓋善致乎人之情者也余讀安陽之祠太常高公也安陽之情則致于公矣而公之致安陽之情豈可易及也乎公在安陽安陽曰此予父母也枯者以澤瘠者以肥汙約者以安全并兼者以戢歛天下知有安陽之政者公也公去位則仰而思曰此予父母也澤者誰為澤之肥者誰為肥之安全戢歛者誰為安全戢歛之天下不易有安陽之政者公也閱數十年又仰而思曰此予父母也澤者肥者安全戢伏者更世變矣長子孫矣公未嘗一日去安陽也天下知安陽之不怠公者亦公也公能致人之情者如此朱邑治桐鄉謂不若

桐鄉人事我公之治不讓朱邑而安陽又孫桐鄉乎雖然公
列臺班晉秩容臺歸來邱樹其盡道皆安陽若也若公者豈
可及乎哉余兄給諫雲韓向余稱公為一代偉人薦之於朝
而余友孫二如先生當世老成人又向余稱公既下世後人
愛慕不衰余常以不獲見公輩為恨會公子柱河先生督學
南省試既竣則授余安陽祠事公而見諸文檄者余讀之而
歎曰柱河可謂孝矣柱河善致諸士之情與公正同其將以
表世德為天下訓乎余與柱河為同好之友而又習聞雲韓
二如之言輒執筆序之以見仰止于公之意云

三贈邑侯敬庵高公擢通州序

王之棟

侯以通州牧趣行行迫邑之士大夫若廣文張公等來問文
于王子王子辭曰一侯而三致頌一人而三擢簡贊矣敢辭
張公曰他可辭闔邑公典不可辭余曰請述所以答父老者
可乎先時父老進曰以我邑之不造不能長有仁侯令我二
三編氓如失怙恃然苟應內召為耳目之臣吾儕尚可因諫
議蒙庇蔭而州比縣差貴一等其分疆製上仰面折腰僕僕
車馬塵跡間守與令又等且福星一爾照彼遺此豈以去都
之遠近為厚薄乎何不廣也已又進曰銓以衡名謂權于大
小輕重之間各富厥才無錙銖爽以我侯之賢僅僅稍遷五
馬大夫而賢不逮侯之百一者亦得魚貫雁行進刺史且有

居其上者朗鑑懸而妍媸辨山濤入而用舍明子即不事事又不能剖良心誓天日用昭公道弱賊甚矣安用子銓衡為哉余頻首樂聲不能答者久之徐曰然諸父老以弱賊罪余余自罪且百倍于諸父老亦知聖天子所以簡侯之意子按輿地志州逼京師帝都之咽喉也今上甚念此詔問誰可守者銓臣以侯上亟可之借重多矣不然內召不報起廢不報凡所推補有報有不報而乃皇皇報侯于多故之際何耶侯在寧寧重而潯沱易水以北號為干城侯在通通重而燕趙河朔以南倚其屏翰以侯為守為京師也為三輔也為天下也所借重不更多乎誰謂福星有遺照哉假令侯預內召必

不報即報矣侯必明目張膽上封事亦必不報袖中彈文何如指上石畫余將藉是以謝溺賊之罪矣諸父老曰吾儕小人是規磨之說也願侯世守我其屏翰之余笑曰否鵬鵬冲天梗楠柱闕守可常羈我侯耶他日銓臣有能修其職者必虛左席以待侯侯應內召直旦暮耳諸父老鼓腹而去張公曰是足以文侯矣奚贅遂書之以相侯行

韻史序

孫昌齡

韻史趙忠毅公戊戌代絕筆也孔子當亂賊之世作春秋公當亂賊之世作韻史春秋雖多微辭猶因魯史舊文記二百四十年事皆當世事也韻史因二十一史括幾千年事韻之則

舍今而古辭不啻微矣蓋古之亂賊猶容公論故筆削乎今
今亂賊直禍公論故詮次乎古若曰今事古無不有知古則
知今耳其韻之者何詩亡春秋作春秋者所以繼詩也春秋
亡韻史作韻史者所以返詩也春秋之法嚴嚴可以懼詩之
中微微劇不及興則懼之曠可懼則又以興天下

之人旦史而韻之即孺婦可與諷咏夫使天下之孺婦皆興
而知義則亂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治亂賊之法愈寬而
愈嚴此公作韻史意也嗚呼公成代時呼吸人鬼猶治亂賊
死而後已其斯為忠毅乎公絕筆遺命余序余何足污簡端
聊發公治亂賊死之意以告讀者云爾

淳濱社序

庚戌進士邑人高去怠

淳濱一社蓋邑侯虞謨潘公所手授之業也公山左華宗學有本源辛卯舉於鄉壬辰及南宮第暨丙申筮仕屢陶下車以來嚴邨堡簡丁壯而綠林無竊發之憂修長堤清餘課而榆枌多安堵之樂其他善政種種難以悉數至加意學校尤第一着念邑經兵燹荏苒嘯聚民不聊生白屋之士困于食貧安能操縵咿喔耶公乃聚學政周陸二先生曰邑文數也明季數百年來列鼎羹登台垣者蓋不乏人迄

皇清應運而人文雀起尤甲諸邑今士疎斷港洵罷者責由是捐俸金建義學童而習之罔或失墜又擇邑庠弟子三十餘

員日錯而月襲之每一課畢必集諸子而訓之曰文章關乎
神明超援者上若徒引繩牽墨斗斛漫衍彼司衡者日涉千
萬言手不停披則必耗眊而不欲視矣且子獨不見白羲綠
耳之馳康莊乎逐奔星先飄風而駕駘不出泥滓者限于力
也又不見黃鍾元間之響清廟乎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
哇不入里耳者限于音也又不見西子毛嫱之蹈後宮乎皦
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于巷曲者限于容也又不見蛟龍之
騰天淵乎瀾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者限于形也
是以倜儻非常之士所期遠大必閤于中方肆于外立不易
方而左右如式則奕日立朝事業可十于此正非以區區文